

甲  
乙  
事  
案

甲乙事案卷下

弘光元年春正月壬辰流星入紫宮

明按中宮為天樞宮旁三星主三宮末大星為正妃前三星為  
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為藩臣皆曰紫宮其餘星各有舍進退疾徐  
咸守其度反則為災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而流星實犯其宮是以  
下犯上君臣皆失其據也使爾時為君若臣者遇災而懼痛自脩省  
庶可挽回萬一頓泄然惟酒色是奉貨賄是崇私怨是圖坐至國  
事於无解也悲夫

癸巳大雷震電

明魯隱公九年正月大雨震電春秋志之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  
見而大震電此陰陽失度人為感之也康侯氏遂指公子翬之謀鍾

巫之變以為驗今馬士英等援引奸黨分據要途賄賂公行康恥道  
喪人事舛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突有流星入紫宮之異次日  
復有大雷震電之災不半載而清駙長驅留都失守奸士傾敗國家  
之禍一至此極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 欽定逆案閑住郭如閻為給事中周昌晉為御史

特起 欽定逆案閑住虞大復為浙江台州兵備副使

命三法司嚴鞠妖僧大悲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僉事許世藩謹奏為捉獲妖僧等事該錦衣  
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開給督京營戎政忻誠伯  
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  
與相相應豈是風癩野僧這審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撫司嚴刑

密審具奏欽此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歲係徽州府休寧縣商山水樂村人父名朱世妙存日會看地理母吳氏生出即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到蘇州楓橋永明菴投拜僧環寧為師又說崇禎十二年

先帝封悲為齊王十五年六

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王相會胡都院留悲在側不住又回蘇州在齊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瓜州四月初八日過江又在甘露寺住三日十一日見路王住在館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船經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路王好施捨齋僧跟至海會菴有承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路王來拜悲自思路王是悲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路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孽轉身回去面見路王手指甲甚長後來路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為一家承

奉李公陪坐至五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承奉又見  
悲面請悲上舡托悲上南京來探聽消息保潞王悲不肯來李說  
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舡作怪不來悲聞知即上慈谿天童寺削髮  
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出七月又回杭州有潞王差兵  
迎接未去八月至當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  
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出十一月二十日潛住琉璃窰芙蓉巷十二月十  
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舡一隻悲自寫沽佛路王欽差玉帝封皮為號  
貼在舡上十二日晚遇今在官僧月光在張道人家同吃齋住了一夜  
十三日被蔡都督拿住當日同衆都督十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  
造履歷一本黃紙寬單一張內開十五款悲在琉璃窰寫明若問詳  
細盡在一本簿內俱是實情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咸

寧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石城門外團飯內居住各處募化齋僧本月十二日在挑水張道人家吃齋偶見今在官大悲寒苦隨今同齋委實不知他是甚麼人臣等聞知不覺髮指隨移文戎政衙門關取大悲履歷寬車隨據戎政衙門密送大悲自造簿九件到司臣等開看自稱聖僧大悲和尚則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成活佛又云封為齊王等語又有欺佛洩露天機十五款大罪等語其為妖僧無疑矣但前供內與路藩拜見有李承奉叫悲上京探聽消息又奉有嚴利密審具奏之旨事關重大臣等敢不細加研審又將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云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敲審彼說路王施恩於百姓人，眼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我為路王故悲於六月間有兵部申蘇

州人議保潞王等語臣問悲議保者都係何人悲云止將我知道的  
說出其餘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抄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  
亦係蘇州人在聖廟內議保潞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云止  
知錢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議保如何行事悲云總之在某各  
官與潞府相為者少都是馬關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象人都怕他  
不敢行臣又問與潞府相為各官是誰悲云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  
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余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將  
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情就夾死也是冤枉臣  
即今與大悲對質悲云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有得妖僧大悲  
自幼投師屢被斥逐其品行者甚矣後德潞藩好佛渴於求見便自  
鑄狂道李承奉之叩首蒙潞王之披紅愈起妄想稱佛稱王擅用

標封敢造薄帖似非風癩所能為者據其說總是非招搖或為日前  
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俱未可知然而潞藩未必知也妖言惑眾  
律應大辟慈園不能解矣至其所供兩臣事關重大語涉風聞未有  
確據臣等何敢輕議伏乞敕下該司速行擬罪正法以明妖說以消  
亂萌至於月光雖不知情但同宿不首難免也殃抑臣抑有請為臣  
等世受國恩頗知忠義一片亦秉弗能然然乾坤何時也輦轂何  
地也思容此妖僧起釁況民愚軍悍易於煽動尤望皇上嚴整緝  
訪之令密為慎重之舉倘妖僧所聞不虛聞乎國運豈渺小哉臣等  
誓不與共戴天矣奉旨這妖僧大悲言語閃爍著送法司會同府部  
科道官審明奏奪

禮部尚書錢謙益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各疏辯俱奉俞旨



本月十六日府部等官俱集中府會審大悲提到不跪四人扼之使跪口供同前一失三十扛惟口念觀音章狀數聲審畢隨收監

後法司擬大悲娼妓言律決不待時月光杖責釋放有旨依擬

按是時既大鍼輩日夜為羅織之謀大悲事起正中其機招內所稱議保潞王及或為日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又云倘妖僧所聞不虛臣等不與共戴天等語其包藏禍心豈可窺測哉況滿時大鍼李沾楊維垣袁弘勛等朋比密謀捏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遍粘街衢以俟動朝端招內所指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必應蓋指此也幸會審之日大悲絕無招扳其謀始沮羅漢則指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吳姓張慎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周薛學龍呂大器練國事路振飛袁繼咸易應昌徐汧金先宸郭維經侯明曾十八人五

十三奉別指許譽卿詹兆恒姚思孝華允誠葉廷秀章正宸王重  
熊惟典陳子龍熊汝霖游有倫成勇王澍等凡海內人望竟羅無遺  
從父震亨時官中書張孫拒已具疏特科直欲以從父為汪文書矣  
繕寫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謫居時與從父曾以詩文往來遂力正之從  
父即休致歸里士英意亦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悲定獄焉

緡史可法疏陳潛夫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  
慶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清確然矣况攻邳之師  
未遑清豈一列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彦直抵開  
維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御史陳蓋往調點兵五千乞催令蚤到  
又奏清兵已入雒陽河南撫按俱退避於顏齊二州

時當燈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諫曰天下事正難措手取薪膏

胆猶恐不勝乃躬此瑣瑣事乎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

卹贈李逢中為太僕寺少卿

惟京師失守其抗節投命者自當優以全卹其負國辱身者自當加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俱無容贊已乃有忠逆未判而遽斃於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忠逆未判則復忠之典偏命之誅兩無可施似宜另為一局今逢中有言其曾屈膝矣且位不過郎部而持崇以僕少何耶書卹而不書原官明不當卹也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皎然如顏中山段司徒之傳始可援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為給事中袁弘勳馮志京張尚楷為御史

陸鍾斗為太常寺少卿葉廷秀為光祿寺少卿各添注

刑部尚書鮮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登極停刑

明重獄必三奏者慎出入也恩典必停刑者需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疑可矜何恩可推而援登極例以請乎利令智昏一至於此學龍之末路悖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惡自見者也

冊史可法疏北使既還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分以禦清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識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我者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於廟堂也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思乎和不成惟有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

尤望深恩痛憤無然泄泄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情今日之人情亦  
大可見矣

子原任御史加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隆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追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丁酉許定國誘與平伯高傑殺之以其衆叛降于清張縉彥走免

四鎮之開藩也許定國上疏言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起於行伍  
列土是矣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土之賞隨有人露之於傑而定  
國正盜傑標下國得投誠於傑謂此疏係人捏名巧施捏陷令主將殺  
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因嚙臂為誓傑意始解去冬傑北征王端德賂  
定國千金幣百匹定國請宴傑辭之強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  
定國置酒其堂鐵騎皆沉醉不能持兵乃定國預於屋外環置以新

四鼓先入設傑携其首以出燬火盡焚諸鐵騎而率眾降於清總督  
張縉考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初與李自成同夥作賊自成掠邢氏嬖之屬傑護內營因  
私邢氏竊之而逃降於總督孫傳庭為其先鋒遂整列將營傑作賊  
時曾劫許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倖免後定國同為列將秘而不  
言陽與傑交好願以睢州讓之傑不之疑至是設宴傑伏甲於室  
夜半伏甲起殺傑剖心以祭其先

明宋郡瓊為呂社所構勢不容不殺社殺社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  
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拜爵於朝縱有私怨非有騎虎之勢也  
願假托宴會戕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於瓊殆又甚焉故削其官書  
日書誘書叛以著其罪縉考著遇逆聞則降今遇叛將則逃可賊甚

矣故亦削其官以貶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奕琛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都給事中李清為祖 欽定逆案閣住李思誠辯寃

思誠歸翰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比而媚稅監高寀者逆賢用  
事仍復舊官歷陞禮部尚書頌美疏內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  
河南右布政丘志克犖三千金餽在呈秀謀陞京卿為逆卒所緝思  
誠寓典呈秀比隣乃却罪於思誠得旨革職為民至是李清疏辨誤  
入逆案命下部議踰月李喬再疏辨寃命復原官

明李清欲辯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辯入逆案之寃則不可純忠體國  
大業匡時此何等語尚以為不當入耶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也嗚呼自此我大明於是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

彌縫愈巧達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傳矣

起陞部之麟為應天府丞陞馬思理左通政添註張時暢尚寶司丞  
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蔭一子入監

應元繇布政使陞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善  
故追予蔭典

贈已故叅政楊師孔為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叅政陳堯言皆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士英姻戚故邀  
贈典堯言以無援卻寢其奏

陞葛寅亮為大理寺卿劉應賓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丞添註  
予已故大學士丁紹執蔭一子入監



紹興於逆賢時與黃立極馮銓同日爰立未幾卒於官

時授 欽定進案阿徒徐復陽為御史

子安遠侯柳祚昌隆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孫振疏從賊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操此三尺推諉半  
年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弁之而米非弁賊而來學龍恣意侮文  
乞勅公鞠米國弼亦疏恭學龍責法不公有旨著解任回籍

明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從賊一案學龍誠何以自解孫振國弼  
其人雖和而其言則正也故於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雪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罪

之夔在任日以爭軍儲事與太倉張得張采相逆二張從一州起見

之變從一府起見衆為調停已息爭矣既而之交又揭二張及知州劉士斗於總漕總漕下其揭於府於是衆論大詳謂已就調停而復暗揭之陰險孰甚之變士斗皆不安其位同時罷去比大賊方破於慈復社諸人之變以舊憾願効前驅故雪其罪而超授於事中附寧南候左良玉疏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列日方移鎮

上傳天財庫召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劇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久而不復擡出

殿字鼎新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劉士禎給事中李維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燠秦祖襄各賜銀幣有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田成喬尚

張執中王肇基高起潛孫高賢車天祥谷國珍何志孔道與邦李燦  
蘇養性諸進朝孫珍李國輔銀幣外各蔭弟姪錦永衡指揮

諭刑部朱一馮身為大臣多藏厚亡致男追比大喪縉紳之體其入  
官七萬外田宅所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者撫按察明  
原任太平府推官胡爾慎疏辯南閩閩節等事有旨壬午南閩閩  
節濫行縉紳子弟欲於辛榜公議沸騰何止周首儒一人胡爾慎  
已經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胤文一事據之揭謂臣為贅厖欲召臣還朝  
大臣討賊未效妄冀入直辦事雖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變屠簡  
命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勉之

尚寶司丞耿章光疏為父如杞辯冤下部察議

督餉侍郎申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為鄭彩截留乞款禁止  
命御史凌翔巡按河南給吏兵二部空札以待矢義南歸者

馬士英奏請加楊傑舊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

大監高起潛奏請佃州陽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又請於浦口建墩臺  
太監孫家賢奏兩浙巡監李挺欠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報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經解部然後派發乞註為令  
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辯並未嘗到王孫蕃榻前商量定策孫蕃前奏欺罔大  
為無耻劉憲章聞變遁逃自當與余日新同議

忻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違制有旨武臣自公侯伯以下非賜者與  
違制騎馬坐蟒斗牛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勛爵俱不許僭用

給都督林魁誥命魁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謫居日卜其大用至是  
薦授中書平年間還一品憐玉趨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張縉彥於睢陽不見二  
人遂歸

御史黃耳鼎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職方司主事

劉澤清塘報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堅守十四日乃退

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為官來獻 劉洪起塘報擊賊於

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史可法奏薦賀晝劉湘客又奏擇將守邳

鄭彩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半 上林監丞賀儒修疏

論管紹寧貪婪陰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斗疏請鑒別大臣

有旨袁類庸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詹吳偉業給假回籍

詔諭太監田成青成嘉杭二府遠送淑女自成入浙民間嫁娶裁畫  
久未有人故有是諭

迎神祖御容入宮 甲午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甲辰內暨  
進宮演戲 周府逆平王紹焜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 制丹陽

陸路視良鄉例給郵符 禁四六駢麗文 禁宗室入京

補丁允元吏科方士亮刑科陞余颺稽勲司員外戴英工科左補  
錢增刑科 陞松江知府陳亨為蘇松督糧道副使 陞郎中趙明鐸

雲南提學黎永慶貴州提學 吳希哲補工科 陞文士昂雲南右  
布政王夢錫刑大忠甘維燦浙江廣東雲南各按察使 真人張應

真入朝 御史黃耳鼎巡視上下江 謚桂王曰端 陞龐承寵湖廣

右布政唐良懿徽寧兵備副使田有年貴州驛傳道副使

二月加阮大鍼兵部尚書協理部事改陳盟吏部左侍郎

起陸王志道吏部右侍郎李長春太僕寺少卿添註

起陸鎮鍾登光祿寺少卿周瑞約尚寶司少卿各添註

贈已故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馮任右都御史各蔭一子入監

贈已故南京太僕寺卿丘永嘉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

守道於逆賢時官工部右侍郎馮任錄監司陞巡撫未幾報罷永嘉  
以恢復禦永功錄司務起陞巡撫喻年為鎮臣所訐遠南太僕以去  
永嘉與士英同鄉守道與任則皆家兄之力也

陞王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予已故大學士朱國祚蔭一子入監

贈原任南京祭酒許士柔正詹事蔭一子入監

陞監軍給事中衛胤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高營兵餉  
高傑死所部疑懼胤文與傑同鄉朝議用以羈縻之

調浙江巡按彭遇颺于淮陽

遇颺父未進士避亂南渡首附馬士英性誕謔起授職方主事改  
御史身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搜括可辦也總攝任即移家入  
浙縱奴強掠市錢民為罪市巡撫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颺違才改  
調淮陽而調淮陽巡按何綸于浙江

起補葉紹顯太僕寺卿陞吳本恭尚寶司丞添註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管紹寧上 皇太子及二王謚

去夏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自北都出傳言 皇太子薨於亂軍  
中二王遇害于二條巷朱國弼趙之龍隨合疏請上 太子二王謚管



紹寧復疏言 東宮確然遇害請於明年二月為 東宮制服今春  
李清疏請修 先帝實錄改易 廟號并催上定 東宮三王謚于是  
紹寧上 皇太子謚曰獻愍永王謚曰悼定王謚曰哀

原任山西巡撫蔡懋德男方燿上疏請卹不許

方燿為父請卹有旨懋德縱賊渡河一死何情不准卹

發君子平其政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懋德身膺節鉞不能滅  
賊雖與賊俱碎死不償責不准請卹是已顧戎寅薊門失機一案吳  
阿衡身與鎮監捧觴置羽書於高閣陳祖芑不急堵禦隘口致郡邑  
之連陷濟南之變禍及德藩宋學朱實為居守而或予之謚或贈  
之官胡獨於懋德蒙此嚴旨則懋德家貧之所致也嗚呼賞罰無章  
何以勸阻舉動如此真可長太息者矣

雪劉崇嗣罪

崇嗣於崇禎六年任河道總督時運道潰於門下士初執黃之議自宿遷起至徐州別壑新河結用帑成耗破金錢無算八年與中河即中胡璉同逮後崇嗣斃於獄胡璉於十二年服法

明失守堤防冒破錢糧律全甚嚴先帝方以崇嗣未正法為恨乃敢言雪乎若以事屬即官與總河者無預假使河工告成論功行賞將不盡歸功於即官而總河不預其實耶比事以現而士英之欺君蔑制徇私撓法之罪著矣

閩賊李自成四攻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却之

先是光恩守鄖陽逆閩分兵掠承德諸郡遂圍鄖陽光恩與樞密徐啟元守道高平樞禦之固守不下其再攻也光恩築砦於隘口賊營

於城下伐木積與岩平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賊用砲攻岩隨砲墜裂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緹壯士砍其營賊驚而退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火炮迺迴而上旌旗相望二百餘里光恩設水砦於漢江最深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復以舟載硝黃油葦因風縱火順流入賊營賊舟遇火皆燬俱奔舟奪路而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盡排擠入江：水為赤至是四攻矣賊眾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於江渚自率輕騎營於郭外分布步卒伏榛莽間賊至路險不得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薄暮收兵縛荻於樹舉火恭差上下光恩親帥死士短兵直衝賊壘而伏兵於四下喊聲振天賊眾大潰光恩乃循江而迴搗賊水營光恩道其前遣別將乘其後賊奔舟往北岸走光恩盡得其精騎飛艦賊自是不敢復窺邠矣次年光

思死於國難以忠節終

暇光思賊也既已委贖於朝即僇力固守奮志殺賊逆聞雖扶數十萬之衆不敢正視至今言之猶凜有生氣焉彼抱頭竄鼠之節撫也沅撫也偷生虜國之本兵也督撫也何其中無一光思哉使朝廷得若人數輩令之建牙專閫曾何盜賊遺種之足慮乎是以君子痛恨於當國者之蔽賢也

賜正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各蔭弟姪錦衣衛指揮

嘒元斌不戢軍士縱賊殃民先帝責其罪而誅之裕民則以元斌併及者也此而得蒙卹典是直以先帝為失刑有愆其君父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錄史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身為之有旨與平有子朕豈忍以兵馬

信地遽授他人前着伊妻統轄衛衛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高傑妻邢氏上疏請卹允之所部將士仍聽邢氏子高元爵統領

去歲黃得功與高傑爭揚州而閉至是欲向揚州紆急馬士英奏之

上諭大臣先圖事而後私憾得功者向揚州致高營兵將奔信東鎮

校虜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着各恪守臣節不得任意

諭總兵牟文綬以住江上大肆騷擾戶部所欠之餉何不速發坐視

流毒着即將鹽課拉補催兵速行

諭部院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

宗藩劾賊武臣須敬禮士大夫與士大夫相安不得聽奸人搬置非

法固利 馬士英奏請免朱一馮籍沒 又奏唐允甲補授中書

諭阮大鍼江上好人出沒亂兵縱橫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備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合疏高傑從無寸功驅橫海救上天然除大  
患史可法欲令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為提督是何肺腑倘謀聽之  
臣等實不能相安矣

諭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諭黃得功等各歸信地何必與妻婦孤兒爭  
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樹胤文料理

諭吏部吏貪民困全繇撫按婪賄廣西撫按林贊李仲熊王訐事情  
延閣已久虛實應與立別何必復行外勘以滋延擱

諭止雲貴總督李若星勤王如已到當德即留兵韓何騰蛟

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徐方來莊則敬蔣鳴玉錢源英  
道俱給事中王錫襄夏繼虞王太捷畢十臣張兆熊郭貞一郝錦吳春枝  
王懷俱御史吏部覆剪除群賊功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劉陞給事中高嘉植廣東嶺西道副使御史沈宸荃蘇松兵備僉事高  
允茲江西湖西道僉事吏部余颺廣東水利道古恭讓

乙丑上始御經筵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練國事罷

特予 欽定連軍徐大化卹典

起陞朱大典兵部吳光義戶部易應昌工部俱右侍郎

起陞來方煒陳洪謚愍化俱太僕寺少卿水佐胤忠寶司丞

乙亥改上 先帝謚號曰毅宗

先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號今春張元始李清疏催急易 先帝廟號

至是管紹寧改上 廟號曰毅宗

陞姚思孝沈胤培大理寺左右少卿張希夏太常寺少卿

特予 欽定逆案開任徐景瀛卹典  
特予 欽定逆案開任劉廷元卹典  
御史袁弘勳疏糾總督袁繼成等

去歲楊維垣一疏重中要典盡翻逆案又請卹三案被罪諸臣袁  
弘勳則疏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袁繼成因奏要典不  
必重陳馬士英稟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  
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左良玉亦奏要典係治亂大關士英稟旨  
此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至是弘勳復追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逆劫  
吳姓鄭三俊并論管紹寧不亟蒐要典袁繼成公然悟逆宜並行究  
治首首不必追究時奸黨構局欲盡誅正人日夜以擁立竊懷二心藉  
以三案舊事激上怒上曰此皆往事不必更提以此得免起大獄



黜黜用雲南貴州考試官徐復儀材志遠等

加蔡奕琛禮部尚書晉文淵閣 陸陸組戶科左吳希哲工科右補  
吳迨李維樾俱兵科丁元禮科羅志儒刑科

陸陸康授文選司郎中葛含馨考功司郎中武清稽勳司主事

子蘇松殉節王鍾彥家文顯施溥祭葬

贈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逢吉太僕寺寺丞

張縉彥疏狄白二賊流蔓汝固問臣委李崑招安鎮臣王之綱以爭  
地之故激陷主帥乃閉門自守緞兵劫殺臣以為之綱宜坐鎮內地安  
享溫飽蕪湖總兵卜從善思戚久著河北有飛將軍之號調使恢  
復則督撫有臂指之使

衛胤文疏柳城金高自築土城圍集義勇不受偽爵乞授副總兵職銜

蘇松巡按周元泰疏川瑄可虞等事劉家河係七郡利字急宜開濬  
又疏楊汝成宋之純楊枝起翁元益曹汝朱積旣授偽官宜容俸滿  
乞勅法司提問

給事中戴英疏陳洪範奉使無功正使左懋第身陷異域而下使群  
聚進爵使北朝聞之所愕然竊笑者也

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  
訪精明星術者舉用

朱國弼疏勅前任漕撫路振飛賊信日迫先縱獄囚天潢游至兵担  
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言鳳陽有天子氣偽官武棟孫進學門  
生代為魚緣乞敕法司速治章下部院 又奏請治郭維經庇逆

太監高起潛疏請開納銀贖罪之例有旨納銀免死則富豪累吏何

行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議贖該部的議具覆

安廬巡撫程世昌疏假弁王夢旭自稱藩府都司搶掠民商辱及閩吏又有銅陵盜首大船牌額書天子一家

這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基製筵於瓜儀加鹽課每引五分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著馳驛去 胡世宗自稱越公八世

孫求附劾榷 太興伯都存義疏請家提學公署

杭州機匠疏舊撫潘汝楨遺澤難忘建造道祠係前撫事奉嚴旨

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連三州皆為土賊所據撫按區不

以聞

御史鄭瑜疏糾前任漕撫朱大典侵贓百萬有旨大典初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共何不必妄訐

給事中吳希哲詆却城五方難處假宗男感偽勸奸弁橫行不道虐民  
厲高莫此為甚有旨嚴緝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女充數

命袁方在京諸臣俱著自陳 行人朱純顯許泰御史周燦有旨不究

蔭方孝儒裔孫五經博士 諭祭原任尚書張希武 贈鄭達蘭大

僕寺卿 蔭杜鏘太倉衛百戶

陞閩守歲廣西左布政陞懷玉福建按察使 顧元鏡廣東按察使

顧西道孫時偉浙江副使驛傳道 曹煒宮經蘭江西廣東俱副使

陞陳瑞大理寺寺副 李向中浙江嘉湖兵備僉事 張承忠贛封

惠安伯 加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戶世襲

給事中王士鏗疏守令失職賦額不清私加大耗虐民太甚

戶科熊維典疏三年內蘇松道欠三伯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皆屬應徵  
又已徵未解九十五萬六十有奇又疏正項錢糧輒借支贖錢使那弊  
蔽至批詳練下提羨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副憲釐奸

戶部尚書張有譽疏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需役並眾京城糟坊不  
過百餘既委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豈成事體

中書陳應自陳擁護有勞願預考選不許 太監高起潛請餉有  
首著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孫元德催解軍前 太監李國輔疏請成  
久欠大庖府縣官 張亮疏請立監稅局於皖城不許

張縉秀塘報北兵敗於陝州許定國東運劉家城 陳洪範塘報北  
朝於五月初六調登州天津舡沿海巡邏平度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  
北兵往勦不服有號許王者統兵數萬屯青州

三月甲申朔太子至自紹興

一 北都失守太子為逆闖所得挾之往永平及與兵三柱戰而敗太子  
遂不知下落有鴻臚寺序班高夢箕者奉一人南來云是太子嘗箕  
入京太子渡江錄蘇歷杭至紹興夢箕密以聞 上遣東宮舊侍李  
繼周楊進朝召之是日至從石城門入遂止棹與寺都人初聞太子來  
京踴躍趨謁文武官授職名者絡繹最後太監盧九德至隨戒營卒  
圍守寺門尋傳旨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

雪 欽定逆案問徒楊所修罪

禮部尚書錢謙益回部管事陞楊維垣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丙戌下太子于中城獄

馬士英請以太子及從侍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捕高成積虎

成虎高夢箕家人也夜更餘送太子入中城獄

御史可法疏泗州鎮將李世春原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過春隊伍  
精嚴地方相安奉旨用代英黃得功堅逐浦口將張天福都議改天福  
於泗州高營各將以泗州為其分地天福若果思難相安比伊兄張天祿  
違家屬至總兵卜從善扼之於泊所奪其馬驟家眷驚惶致墮水中  
乞敕部仍用過春天福另用上從之

御史徐復陽許奏文德翼夏允彝區喪陞補有旨切責

御史袁弘勛疏請起用罪廢諸人有旨史蔭陳啟新張文郁不准

復已故大學士溫體仁謚

先是御史張孫振疏劾前任禮部尚書顧錫時險邪有玷秩宗以其  
削體仁之謚而謚先臣也有旨顧錫時着致仕溫體仁更部確議至

是尚書張掇覆奏故輔溫體仁清執忠謹當復文忠之繼文某宜以  
謚有旨溫體仁准復原謚文某免議德清所票也

己丑命百官會審太子于大明門

先是楊維垣颺言於衆曰駙馬王島姪王之明貌甚類太子給事中戴  
英即襲其語入奏言王之明假冒太子請敕多官會審是會上先召中  
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曰太子若真將何以處朕卿等舊講官  
宜細認的確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  
百官先後至獻所太子東向端坐俱不敢以囚待之劉正宗前曰我是  
講官汝識否太子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傲書曰詩句正宗更多  
其辭以折之太子微笑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

輿送入中城



給事中戴英疏王之明偽假太子質以先帝曹攜之中左門而不得  
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然釋年何能辦此必有大奸挾為  
奇貨務須根究到底臣救法司嚴鞫

下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于獄

刑部嚴訊魏虎高成五毒偏至終不肯承夢箕上疏自明并述治之  
下錦衣獄

車卯命百官再會富太子于午門

是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名帖邀方拱乾于獄方至捷曰先生  
恭喜此書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方唯：既請  
午門百官齊集各役喝太子跪太子仍前面西踞坐衆簇拱乾至前太  
子一見即曰方先生尚在拱乾不敢應進入人後亦不言真偽最後王

鍾前曰子假萬假經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認不必再審此送逐獄次日  
劉正宗李景濂合疏太子的係假冒乞敕閣臣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  
名疏具邀方拱乾同奏辭不預南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  
若要太子強擒賊須擒王

陞來之臣兵部左侍郎添註劉應賓通政使兵部哲吏科都給事中  
陞耿廷歸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子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各陞一子入監

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旨問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雖殉  
節堪憐贈卹已渥先帝新烏不永諸臣運世加恩臣詎何安通著  
另議理順德准各陞一子入監

右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特授馬士英子馬錫為總兵官

阮大鍼特疏薦錫有文武全材題授總兵仍滌京營

世稱維垣阮大鍼輩書特授者以其為逆案中人若直從囚任中起援者然今錫係士英之子亦以特授書者何居曰士英首翻逆案盡援群奸是心乎璫黨者也名雖未列於逆案而意則竊願附於逆案者也故於子之授官如其意焉而與大鍼維垣輩同書特授固春秋誅意之法也

丙中下宮春童氏于錦衣獄

楊上為郡王娶妃黃氏蚤逝既為世子結妃李氏雒陽之變又亡童氏或云妃或云司殺曾與生一子不育及奔藩南奔太妃與氏各依人自活太妃南來巡按陳潛夫奏聞上弗召至是自指趙其志所其

志再疏即奉假月之旨着令驅逐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大怒下之  
獄偏受拷訊終無異詞又細書入宮年月及日限散情事甚悉求馮  
可宗達上上弄去勿視可宗深悉其寃辭不敢再獄上令太監屈尚  
志會同嚴審

明量氏而果妃也固無奔絕之理即不然而曾侍左右也者亦無下獄  
之事書曰宮眷疑辭也其為妃矣乎否乎未可知也書下獄者傷之  
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先貧賤今富貴之謂何而願裡措之  
桁揚之歆假其罪以說乎惜刻為已甚矣

起陸原任庶吉士陳于鼎為正詹事署掌翰林院事

于鼎宜興人戊辰館選又一教兄于泰暴橫里中民不堪其毒於國  
民變首遭焚劫撫按具疏上聞亂民正法鼎與泰皆為民將用尚未

散館至是超擢掌院

陞李希沈兵部左侍郎黃斌卿廣西總兵官掛任蠻將軍印  
諭刑部窮治程虎等

諭云程虎若非奸人豈敢扶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  
往浙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能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  
著法司窮治姜馬阮意在姜黃輩同文之獄行將興兵後以黃得功  
等先後疏爭暫止

戊戌命百官三會審太子于朝

審時太子仍無一言左都御史李沾呼王之明不應沾喝何不應太子  
曰何不云明之王李沾唱役勅刑部上撰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  
內士英傳催放探高倬令人扶之出有題詩於皇城云百神護蹕賊

中來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矣猜安危定  
自開宗社忠義何曾到鴻台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

錦衣衛馮可宗嚴訊高夢箕夢箕誓死不承假冒給事中錢增疏言當  
立新夢箕速行定招可宗請歸併刑部

謹按當時太子一事 朝廷之上皆曰偽 州野之間皆曰非 偽在內  
諸臣皆曰偽 在外諸臣皆曰非 偽與否不可以臆斷也 獨計太  
子而果真也 其舉止面目必有與人異者 迨後羈留北營 跋涉長途  
亦必有不可磨滅處 而今槩未有聞焉 則謂之偽也 亦宜然 方拱乾  
圍講官也 張捷當日之邀晤已明告之矣 使出片語佐証 即立釋囚  
累而登上卿矣 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辭不列名 則彼孰為非 偽  
者 未可盡謂無據也 或曰移入太內者是真 百官會審者非 真歟 田是

北朝之謀也藉以搖惑人心俾中朝自起爭端同室互鬪起取其敵  
卞莊子之術也又按順治初年北都亦有稱太子者指謝陞為微曰  
謝陞難通卿不認得孤陞厲聲呵之戶部主事錢鳳覽衆中面斥謝  
陞罪其不忠不義以其欺 先帝而賊太子也已而鳳覽同太子俱被害  
未幾陞疽發於頸時向空作乞命狀曰錢先生卓寬我完轉日而殂  
於是人皆謂北之太子是真南之太子是偽姑有其事以俟後之有確  
見者

靖南侯黃得功疏言太子事

疏畧云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  
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當同將人臣之義謂何忌  
在近諸臣諂佞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有

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特贈成國公朱純臣為王

吏部尚書張捷請賜張輔例贈王允之

明張輔三征交趾著有勞績故得贈王純臣傳聞與陳演首詣逆聞  
勸進雖未知確否然逆聞因先帝有夾輔東宮之諭疑而殺之非  
拘節也今捷乃援輔例為請不知所援者何例乎書曰特贈蓋深罪  
之也

附御史陳 疏愚民規聽易惑道路藉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  
血胤云有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劉良佐報北兵南下有旨黃得功著移鎮廬州與良佐合勦  
御史却錦疏各鎮分隊於村落打糧劉澤清尤狠掃掠民間幾盡



御史黃耳鼎疏劾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庇逆如光時亨項煜周鍾  
陳名夏方允昌議銀議贖豈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進於此者張皓彥  
俯首賊更延喘偷生皇上重以節鉞優游數月不能恢復寸土高傑  
之變車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弃地悞國之罪有古不必苛求

陞羅汝元刑部右侍郎鄒之麟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封黃中鼎雒陽伯授黃金鼎都督同知

清兵入歸德巡按御史凌嗣死之

許定國前哨拉歸德總兵王之綱退屯宿州邀凌嗣南下綱不從及  
豫王室嗣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未幾自縊

乙巳祭 興宗陵 惠宗及諸王祔

加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上江軍務

廣昌伯劉良佐疏言太子及童氏事

甄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與情懇求由全 兩朝彝倫以息流言  
有者童氏妖婦冒稱朕妃據供係守陵王宮人尚木恣真偽王之明  
係附馬王島之姪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  
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於 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  
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舉朝臣子誰非 先帝舊  
臣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群疑

陞錢繼登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清兵入徐州總兵鎮徐將軍李成棟南奔

先是有胡斯忠者南中大無賴也貧困無聊以條陳干史可法蜀置  
幕下高傑之變徐沛遂為長途胡挺身請往史大喜即委勅署徐州

事清兵將至咸據登舟南適胡與劉姓者渡河投降於清請速渡黃  
河據王至河口見水光接天波浪湧大駭疑二人為謀欲殺之二  
人叩首頓身監營中先以數十騎往若徐州果有備禦就戮未晚據  
王從其言通是時風恬浪靜水波不興萬騎遂瞬息而渡

清兵入潁州

寧南侯左良玉疏言太子事

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謂太子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  
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違君不惜  
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恣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  
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誅求逆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  
委衷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

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屬訛傳着法司將審明畧節先諭該藩

給事中戴英疏為罪輔薛國觀訟寃

英訟國觀之寃株累葉有聲林棟隆諸人下部議覆

國觀專權納賄指不勝屈只火逆一事已足抵罪史僅侵區盜謀二十餘萬事發提問國觀為之謀主竭力營救家人之出首錦衣之物訊長班之供吐彰明較著以致上干 聖怒膺以重典寃乎不寃乎素有著其欺生誣死黨邪宮正深負此官爾

補陸陳燕翼禮科右楊兆升工科右蔣鳴玉刑科右

劉澤溥自陳奔家面奔命授鴻臚寺少卿添註 史可法奏王佐買  
陰來歸請留營中以倍咨謀 汝寧總兵劉洪起以關餉撤兵還楚  
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國王

劉良佐報荆州失陷 安廬巡撫張亮報閩賊分隊南來求賜罷斥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 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點將包琳為下野殺

錢謙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許 倉場督世壽奏事曾勲回籍

殿工落成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姜曰廣管紹寧朱之臣程註高  
倬劉士禎何應瑞陳盟曹勲葛寅亮加恩有差惟顧錫嘯不許叙  
殿工叙四臣功太監韓贊周盧九德等三十五人賈賚有差

加李若星正二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元燁等八人紀錄

給事中楊兆升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漕折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予文武原祿外各加公費不許 有譽人奏節兵  
三千先解五萬而運至九江交袁繼成轉解 又奏浙江銀十二萬  
兩福建銀八萬兩解至高起潛軍前開鎮

錦衣衛馮可宗疏衛役詐偽盛行百里內驛穴無存且貪害官人准  
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 馬士英妻請蔭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世襲  
贈故輔李標少傅 張捷請為已故侍郎瞿景淳補蔭 劉孔昭請  
存問于仕廉 原任河道總督黃希憲以擅弃封疆違戾

夏四月癸丑朔頒各衙門新印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私寓失去禮部印投誠於馬士英二十  
九日士英即具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  
進至是鑄成頒給

曠爾時正寢苦枕戈之杖也使君臣能實以恢復為念則南京二字  
正堪為新胆之助而士英反欲去之何耶至於徇紹寧之秋請種  
行鑄換其罔上行秋日無三尺之罪誠不可勝誅矣

附史可法北征疏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局  
鈔更雖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構外侮未禦內讐方深擁節制之  
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慙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  
洵：臣不得不容之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身  
悉靡未起今不得已先遣胡茂貞進發矣

黔兵于徽州肆行劫殺土人汪壽率眾禦之殺其首惡數人命擒  
壽獲罪巡江黃貝鼎請赦不允

川湖總督何騰蛟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到南何人物色何人奏聞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  
既是王嵩之姪何人舉發內官勅戚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  
云自供高崇實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  
自聞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白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  
日即將口詞章疏列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湖總督袁繼威疏言太子事

疏言大案真偽易明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  
王嵩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陷豈無父兄隨從何事隻身流轉南竄  
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皇上  
自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  
不刑自招高崇實穆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欺轉滋



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未幾成身為大臣  
不得通聽訖言別生臆揣

戶部侍郎何楷奏鎮疏東宮甚確等事有旨此疏生可流傳必非鎮  
臣之意着提塘官立行追駁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擊正法

寧南侯左良玉舉兵反

黃澍等日夜以大義說良玉至是良玉決意犯關突入總督何騰蛟轅  
門告以故且邀與同事騰蛟堅拒不可乃劫置舟中騰蛟乘間赴水遊  
江逆流而上楚人驚異出之仍擁至武昌良玉遂統兵東下請除  
君側之惡移檄遠近畧曰馬士英者坐縶無知貪狼悖義挾異人為  
奇貨私嫁毒以種姦欺黷壞之不聞恣虐馬以任意不難屠滅 皇  
宗遂敢刑僂太子劾胡濙之名討遠過既不使其避於荒野墮錢寧

之即訊大千又不容其斃於深宮群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行齒  
因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毆拳王錡唱招有甚朱友  
恭更踴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別用一  
番人既削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惜會  
成群誰敢曰吾君之好依違了事成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  
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辨尚何言哉玉受恩故主壽春通侯寧無  
食菽之思詎忘結艸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  
氣憤矢厲鶴之必逐日月光昭郛塢豈盈應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  
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逶近傳播惟京城噤口

明海內望是舉久矣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此顧以及書何也曰君雖  
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惡治兵相攻春秋直

書曰叛正為後世賊臣稱兵而闕以謀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以取國者著律令也宗社雖丁板蕩之戚而冠履決無倒置之理此良玉書反之義也故必通於春秋之義者然後可以權衡天下之事

特復 欽定逆案劉廷元等官

張捷題履楊維垣疏表章附鄭威諸臣劉廷元呂純如黃克儼王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贈蔭祭葬徐揚先劉廷元墓額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慮中陸澄源各復原官奉有俞旨

明廷元等之入逆案也或以擁戴或以諂附或以贊導或以煽美皆從逆賢定罪不問附鄭也至王永光以庇奸逆賄解位許鼎臣以縱賊失事蒙譴陸澄源以居官狼籍被察與附鄭尤風馬牛不相涉此

今投狗維垣之請盡給卹典是直為逆賢鳴冤斥 先帝為失刑也  
逆莫甚焉且鄭氏外戚也當附乎不當附乎蒙附外戚者為君子乎為  
小人乎諸人之品行昭然矣張捷之心事可知矣直書于冊所謂不  
待駭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附史可法疏北兵分路南下李成棟奔徐南奔鎮將平日擁衆索餉一  
遇警悉全不足恃

王永吉疏奔徐萬分可惜乞教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劉洪起報北兵乘勢南下諸將逃竄無人敢遏恐為南京之憂

給事中錢增疏發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避近郊平日養兵何用  
士民王詔等疏北兵日逼劉澤清退避南下搶奪民間財物異常慘酷  
遣內查分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城 衛胤文以邊警求退

太監屈高志上童火招連文可法中軍孫秀及北潯廢吉士吳爾康  
惠安伯張養志疏劾連即陸康履貪污有旨不必苛求 劉澤清疏

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逐異己 連河南巡按陳涖夫

徐允為襲封魏國公 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劉玉瑞補御史

原任漕運總督路振飛疏自明守淮之功有旨切責朱國弼復劾之本

有俞旨 御史畢十臣疏孟夏享太廟文武陪祀者多不至者行中銜

陸梁雲構李喬俱兵部右侍郎初逢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陸王國宥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周宗文元祿寺少卿

改王永吉提督淮安廬鳳軍務專理防河錢維登兼巡撫揚州田仰撤

回另用樹胤文事定再議

清兵入亮州

左良玉下九江安慶

車面誅從逆賊臣周鍾武懷光時亨于市

阮大鍼殺周鍾雷演祚于獄

前以馬士英阮達鍾與演祚下獄阮大鍼復出不忠不孝大逆无究  
甄糾演畧云崇禎乙亥之春流賊犯太湖演祚與妻孥皆衣縵敝而  
更其父以新妍之服祚向賊指其父曰此我家主翁有窖銀數萬兩  
拷之可得也賊固舍祚而執其父榜掠以死尤有罪不容於誅者初  
傳聞國變之時閣臣馬士英在江北與勅鎮諸臣揮血定盟擁立  
皇上臣從山中貽書與之謂毋立大典宜依倫序而閣臣已先得惡臣  
之心整搦兵馬聲言誅二心異議之奸象論乃定而實懷二心操異  
議者甚曰廣張慎行兩奸主張而演祚明佐之更可詫者演祚被逮後

托其私黨向臣門生齊維藩方啟曾轉語臣令臣與汝解頸以戎政尚  
書相送臣甚駭之夫戎政尚書乃皇上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論  
會同而後定豈演祚呈身曰實之門遂能舉以相送只此一言其平  
日倚州附木把持朝政實自供自吐矣如此克逆即寸磔不足甚罪可  
分之愆：長繫正法無期哉至是獄上演祚與鉉俱者勅令自盡  
各同鍾等三人從賊者也肆之市朝與衆同奔深得討罪之義與若  
鉉與演祚非賊也不過為大鉞脩却耳夫撤戴逆賢者是賊而得罪  
崔呈秀者非賊叩首逆聞者是賊而見迂阮大鉞者非賊今從賊昭著  
之時敏黃國琦皆復以原官而周鍾肥兒周鉉亦超然局外胡獨於鉉  
與演祚是問乎王孔子殺召伯毛伯春秋特曰王孔子以討其當上之  
罪故今於二人變文曰殺而特曰大鉞以著其造惡之實

謹按當時演詐陷父於賊及明佐姜張與戎政為書之語不知有無  
但現官殿閣之馮銓大鉞不難認之以合門珣雖則其言之不足憑  
可知矣疏內云士英與勳鎮軟血定盟撫立 皇上則其居為奇貨  
兵勢相挾直認不諱矣又云臣在山中貽書與之謂冊立大典宜依  
倫叙夫立君大事也況當北都失守群情震驚之際自應內外協心  
廣諮博詢社稷為重倫叙為輕大鉞以逆業餘孽敢從山中逸秦其  
權則其平時呼吸相通當日合謀構局尤彰：矣又云戎政侍郎乃  
高官榮壽必廷臣會推衆議食同而後定豈思兵部侍郎即非高官  
榮壽乎何士英一手握定不容廷臣推舉不顧衆議異同豈大鉞  
至身士英之門便可送可受乎只此數語而大鉞之把持朝政直自  
吐自供矣特為指出以存千古公案



江湖竭醫袁繼成疏請赦太子不允

繼成奏在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者王之明的係假冒  
如果一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稱兵犯闕繼成身為大臣魚  
擁重兵如何說不能堵止

督師太學士史可法疏請入朝不允

可法疏請召見而陳太子處分以息群言有旨西警方急卿身心料  
理待凱奏後朝見

徙潞王于湖州

王初至杭適海寧百姓群訴陳之違於撫按王得其揭偶向布按二  
司言之之違懼及起官同御史彭通觀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潞王  
幸馬士英違眾獨立今杭城者會非所宜居恐有他慮乃有湖州之命

謝馬士英薦白衣李欽新即補職方主事 士英白出五千金委黃金  
鍾相募健卒即補府同知 梁雲構請召黃得功劉澤清統兵入衛  
馬士英奏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  
息乞敕催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進不得稽延

黃得功提兵入援命于枚菴暫住有警前進 太監高起潛奏在兵米  
下聞賊尾後我兵擊前自當指日授首不煩過慮

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  
史可法疏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毛撫有總督官不為不  
多矣虜寇並至曾何益宜早裁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者有總  
督有提督有望料酬應繁雜府縣皆病今又添監監督人：可以  
剝膏：本盡虧課從何出利歸豪猾不足之官朝廷實自受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阮大鍼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黃斌卿鄭鴻逵  
黃蜚鄭彩方國安趙民懷卜從善杜弘域張鵬翼楊振宗等銀幣  
命兵備副使馬鳴雷駐江陰印司奇駐鎮江楊文德監軍鎮江凡逃決  
南渡用砲打回不許過江一步

禮部奏選到淑女着于十五日進元輝殿

癸亥貢院彙選淑女七十人中選中阮姓一人太監田成浙中選到五人選  
中王姓一人又周書辨女一人俱送進皇城內

太監屈高忠奏惟大禮措辦銀兩有旨着該部火速那借

馬士英疏請設洋稅事開洋之舡每隻或三伯兩二伯兩設太監給  
批放行于崇明等縣起稅如臨清關例

戶部奏請徽寧等府預徵來年降銀 侍郎中如芳性浙直催餉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一案謫議沸騰有旨着法司即將口詞彙疏  
連夜速刻印刷務使逐郡宣布

桂王子安仁永明二王召赴近畿居住

太僕寺丞張如蕙丁艱回籍着留其行囊資餉 御史劉勳奏解奸

嚴密下役四出搜害 御史何 疏請禁四六文章并坊刺社稿

贈鄧逢蘭太僕寺卿 馬士英請令乙榜原坐輸銀准貢

原任山東提學右叅政翁鴻業之子奏乞卹典下部察奏

起補王時敏太常寺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少卿

特授從賊臣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明叩首逆闖者賊也擁戴逆首者亦賊也故國琦與楊維垣等同書

特授若曰是皆賊也無嫌同辭

清兵入淮安然兵東平伯劉澤清逃

澤清先請入衛諭以防違為急及聞清兵至遠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豫王從容渡河至淮安稍休即拔營南下明澤清助馬阮而攻去姜曰廣劉宗周諸人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上之奏順昌之奇捷下之効襄陽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法重罰太重原之逃乎昔日之權焰今安在哉書官書府書逃所以絕之者至

矣

下給事中吳道于獄

時左兵東下士英盡撤江北勁兵堵拒上江且曰寧為北兵所殺無為左兵所辱而朝議亦俱譖北不足慮甚有欲用北以破左者方國安卑文綬名為禦左實避北兵而西吳道疏劾二將逗留首左良玉稱兵

犯順連破九江安慶國安文毅方在勅逆吳迨為逆臣出脫是何肺  
賜者單了職法司提問先是阮張輩欲借太子起大獄因遠外議不  
果及得迨疏決意借叛逆為名曲肆羅織既而清兵南下不及吳獄  
丁丑清兵入揚州署府事同知曲某死之

史可法時退守揚州清兵至淮可法揣以好語慰士民謂北騎尚阻  
黃河豈能絕流飛渡迨清兵直下抵六合可法急令開城門聽士民出  
城速避清兵未至高劉三鎮之兵已恣其劫殺吳豫王入揚州同知某  
冠帶坐堂上不屈被害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至班竹園地方  
清兵追及城之史遂死亂軍中有押某者吳種也為史內丁豫王下  
令募生得之至則勸之仕不可曰我受史閣部厚恩誓於此生履取  
史即豫王不忍殺竊留半月終不能屈乃縱之歸即覓史尸已不可

得矣今之史倖偽也事平後押債居却閱前一室磨翅自給有叩以  
往事者惟慟哭而西知府惜道其名押亦惜道其名

嗚可法死難矣而不書者雖沒亂軍之中未著授命之節不敢抑也  
不書逃何原其心也逃守金陵號召勤王之師或別有良圖也春秋  
立法甚嚴而完心忠恕正謂此也

附馬士英請潛召黔兵入衛為走貴陽計黔兵三千調至令駐鷓鴣  
山踐踏僧氏房殆遍每夜撥二百名守護松寓

已卯龍潭驛探馬至北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至江中發一砲  
鎮江城裂四垛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北兵因祭  
砲城下火從後炸震倒顏城半垛委放三砲江筏粉碎英士英將前  
報二人網責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

庚辰召對百官于武英殿

自左兵檄至上日怨馬士英王之明事謀所以自全成實視朝某間  
群臣遠都禮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是日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  
上云外人皆傳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卷鐸正  
色語卷曰外邊話不可亂說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吏部尚書張捷率百官進表賀捷

時江北信絕左兵與靖南相持不下阮大鍼劄孔昭虛報捷音捷遂  
率百官表賀以愚卻人耳目是與有書聯於東西長安門柱者云福人  
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又云福運  
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又云二勳翻世界七  
煞揚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聲天掃北漢



唯張復身為冢宰不能進賢退不肖使半壁鞏於磐石而室邦官五  
比周為惡生視國事決裂至此高恬不知耻虛表賀捷特以是責觀  
物之職乎直書于冊良可觀矣

丙戌上不視朝

端陽節也上以演劇故不視朝

卞費得功與左良玉屢戰身中三矢捷聞加太傅遣太監王榮恭勞  
之并加既大纓朱大與俱太子太保總兵馬得功張武鄭彩黃俱各  
加三級副將以下各加一級

禮部題編修陳之遴給事中戴英福建主考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寓午後士英入大內與虛曰二奄商  
議傳令各門下閉辰開申開

戊子百官集清議堂會議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張捷  
張有譽錢謙益李沾唐世濟陳盟李喬楊維垣陳于鼎錢謙益孫  
振秦鋪趙之龍各竊一偶語百官集者甚衆皆不得預聞時散唐  
世濟李喬齊聲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甘之矣後有叩之大僚者皆  
云北信甚急今已無妨蓋所會議者藉之龍以欺於清也

己丑發黔兵六百人守孝陵門禁甚嚴

清兵駐瓜洲列營北岸鄭鴻達黃斌卿黃蜚駐鎮江列營南岸相持  
者兩日庚寅夜清兵開關放舟激江而下三鎮兵各揚帆東逼江南諸  
師皆潰諸將各卸甲竄竄蘇松巡撫霍達尚未到任聞變即易服潛  
入蘇州鄭鴻達路經丹陽燒劫南奔黔兵從揚文皖者止存五百人  
傳言清兵已渡江鎮江無備都人大震

事即傳音三淑女在經厥者放逐母家婦紳家春不許出城

去展帝如太平操江誠意伯劉孔昭不納遂如靖南侯費得功營

是日喚集禁園子弟入大內演劇上與盧九德田成展高忠等雜坐  
酌飲二鼓後上問太后一妃與內奄多人跨馬從通濟門出至太平  
府孔昭閉門不納傍徨江次不得已就費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  
良玉戰聞之即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  
奈何聽奸人之言倉卒行幸乎今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  
負陛下也臣營單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上使首無語者久之皆歸

營中

明書如太平如靖南營者為尊諱也書官書忠書不納者著跋尾也  
孔昭前攻張慎言援阮大鍼不啻被髮纓冠之名矣今君父有難反

欲作閉戶計乎車駕不納則君臣之倫絕祖母可執則父子之倫絕  
此事以觀孔昭大逆不道之罪不可掩矣

### 癸巳馬士英逃

錢謙益黎明有洪過士英寓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箭衣小帽向錢  
拱手云說異說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公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士  
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擁出城至 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  
召守 陵黔兵自衛趨廣德所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閉門不納士  
英怒督兵攻破之殺其知州迂適至安吉貽書知州黃翼聖曰廣德  
見拒故爾從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權翼聖於是率士民  
肅迎道左掃公署以侍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者皆有酒肉之  
獻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聞部既真臨

太后亦非偽東貞逆備法駕進入杭州舍於公廨士英屯兵於城南時  
游王寓杭州春謁偽太后如常禮偽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妃某導入  
偽太后復煖辭之人始疑其偽既而人從南中來者云太后已棄驢隨  
弘光入天界寺矣而後知其果偽也

明運籌帷幄輔臣職也折衝萬里樞臣任也士英以一身兼之而坐令  
國事至此又不能死首行倡逃惠莫大焉特書其日盡削其官蓋  
始終絕之也

城內柵門盤詰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我改道之龍斬之

弘光既出內外沸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街衢文武  
一時隱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蟻有出而復返者次日戎政  
道之龍出示安民有云此土已效大清國大帥之語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至中城獄令認太子即群臣之鐸曰非予我事  
皆馬士英所使百姓曰汝舌在士英口中耶復敵之積弊俱盡太  
子亟行諭止命禁中城百姓隨擁太子上馬西華門至武英殿又  
擁至西宮取弘光所遺冠袍服之即於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連日  
天氣陰霾淒慘是日天日清朗衆心歡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四  
拜禮大僚之間有至者

太子傳示畧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  
悽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于小子今宜徇國思以君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始避匿圖雪國耻幸文武先生  
近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日舒構  
陷數櫻枉桎予雖幽囚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速遣使為民望其

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注予小子父老人民園抱出獄推入 皇宮  
予身負重寃宜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勅舊文武先生士  
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行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  
予之嫌斬予經綸之教也

張捷聞太子即位王鐸下獄恐以次及已徹行至鷄鳴寺以佛幡帶  
自縊楊維垣亦懼以前罪見討先勒二妾死為買三棺旁置二妾中  
題楊維垣之柩並埋中堂身第一僕夜遁至土橋為恣家所執

太子令釋王鐸於獄仍命為大學士又釋高夢箕於刑部獄陞禮部  
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

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中東間而出者甚眾柵禁稍寬店肆亦  
有開張者

文武諸官集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剛日然者云：恐有  
蹈呂張之咎者且弘光帝復來柰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歎使  
北歸其何詞以善後眾皆然之遂散各衙門出示安民但言城守並  
不及立新主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鷓鴣巷百姓  
焚燬一空次掠阮大鍼楊維垣家大鍼最富歌姬甚盛並時星散  
太子敕封中城獄神為王差官捧敕二人前導至獄中開讀敕文稱  
崇禎十八年兵馬司官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蕭某謁趙之龍勸其蚤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斬之

差官自北軍歸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



丙申清豫王至南京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  
事兵部右侍郎李喬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李沾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唐世濟迎降

兵部左右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戶部右侍郎何楷左僉都御史鄭之  
麟等迎降

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陳于鼎左右諭德翰林院編修等官程正  
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等迎降

給事中錢增陸朗丁九元王之晉等迎降

御史張孫振徐復陽袁弘勳王懋等迎降

魏國公徐允爵保國公朱國弼懷遠侯管廷出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臨淮侯李汝述鎮遠侯顧鳴郊  
隆平侯張拱日懷寧侯孫維城寧遠侯鄧文郁南和伯方一元  
博平伯郭祚永寧東伯焦夢熊寧晉伯劉印吉惠安伯張承志  
大興伯鄒存義雒陽伯黃中昂襄衛伯嘗應俊等迎降

掌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翥元等迎降

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遣官二員遠迎跪道旁高聲報名  
將近豫王前通事高聲唱起文武百官隨即出城迎接時正大  
雨淋漓無一人敢稍後者

豫王預兵城外駐扎天壇中

勳威中湯國祚是索劉孔昭而許舊家張慎言者柳祚昌特出  
急用忠幹之臣雖催用阮大鍼者嘗正齡破例與一子文蔭入  
監者朱國弼以候復晉封公者

丁酉大開洪武門趙之龍李喬率百官獻冊行四拜禮隨跪請  
豫王進城豫王問 太祖 成祖始末之龍一具答豫王大  
喜加封之龍為興國公賜金鍔銀鞍馬貂裘八寶滿帽命軍中  
設牛酒席地而飲

王鐸詣營投降豫王以其弟王鏞在營中優禮之

李喬進城膏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晚諭江南文武  
官員一為 欽命大將軍豫王晚諭南京官民畧云福王借稱  
尊號沉酒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

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嗾恨人以為實錄  
晚刻趙之龍奉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坐迎之令坐於已之右  
相去可丈許

戊戌文武百官朝豫王于行營

豫王受文武百官朝賀到營遞職名者如蟻趙之龍令百姓設  
香案每家各粘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

豫王令查百官不朝恭者妻子為俘差假者堂官報名註冊每  
日點名百官俱四更往午後歸

光祿寺卿葛徵奇給事中黃端伯戶部員外劉光弼吳嘉胤中書  
舍人龍廷祥死之

徵奇等俱自盡獨端伯大書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之寓豫

王召至長揖不跪與之言則媢罵遂命殺之臨刑監斬官尚未通報  
恩寺僧一輪適過端伯呼一輪代書絕句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  
王若問安身處乃兵是道場書畢遇害這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噉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書死之者嘉其得授命之正也  
張捷楊維垣皆死難者胡獨削而不書則當考之春秋矣齊在行執  
其君光賈舉州縛等十人皆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康侯氏曰所謂  
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今此十人者皆  
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今捷與維  
垣之死則自有因即使果死維垣已失身逆實不足置齒若張捷者  
身為家宰統百官均四海是其職也當時政繇馮氏權歸內奄不聞  
有所匡救甚者表章附鄭諸人目中已無先帝擅加成國王號胆

大直茂 高皇是其逢君之惡也屈膝辱國之徒咸行登用青宮  
爵之弊置若罔聞是其從於昏亂也律以春秋之法正所謂殺身  
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者削而不書深得春秋之意矣

工部尚書何應瑞自縊不死據王命縛之京官代為之請乃准調理  
已吏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入洪武門候關正  
陽門索匙不得乃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現銀九萬兩即命讓益  
駐 皇城守之

文武官暨坊保進牲醴米麵熟食茶菓於營絡繹塞路趙之龍喚戲  
十五班進營開宴逐套照演正飲酒間報各鎮兵至之龍跪稟豫王  
玉珠不為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伯遣將三之即行有頃擒  
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弘光贖罪豫王許之隨撥三伯人同行

乙巳劉良佐以帝至南京靖南侯黃得功死之

良佐奉豫王令來追帝且召得功得功怒不甲而出隔河罵之揮鞭自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有緹箭中其頸者黃屹立不動良佐即放箭者持其首以勞之黃終不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結東將戰麾下群進曰大事已去彼取僕耳黃審視將卒皆無鬪志乃擲刃於地撫膺大恸隨即甲冑服冠帶北向再拜自刎良佐即入其營挾帝回南京

嗚呼良佐則削其官書以帝至以著其為成君之賊於得功則書其爵書死之以著其得授命之正而馬士英之世黨奸悞國劉孔昭之奔君負國左良玉之阻兵禍國趙之龍等之賣國盜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兵部右侍郎李喬獨先剃頭胡服豫王罵之

趙之龍同大清官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  
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皆讓以居北軍  
自是東北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啼哭滿路西南民房一椽值一金  
豫王斬北兵搶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  
寧縣藏匿者宗示

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牌諭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內院辦事仰掌院陳  
于鼎進冊送進每日侵晨點名

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駒御史王懋等安撫蘇杭等  
處即索取降順冊

時百官既投誠於清復傳檄者直諭令降順檄曰自遭金元以來



朔漢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伐無道靡不棄好而捐棄問罪以稱兵  
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蒼生遂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 先帝  
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寇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 京闕修治  
山陵安 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護持  
我 累朝陵寢修復我 十廟宗祧優恤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權  
用其道臣舉行其舊政思深禮崇義盡仁至如大清者乎權奸當  
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韓而不奉詞結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  
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王師以  
仁以禮雍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祐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  
動雲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刀萬馬寂無人聲重叟聚觀朝市不變  
三代之師於斯見之靖南覆瓿誰為一旅之師故主來歸彌崇三恪

之禮凡我藩鎮督撫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節之  
已去救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大丈夫可以自決  
也幸三思之章安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順治二年五月南京文  
武諸臣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奕琛錢謙益李沾唐世濟  
李喬朱之臣梁雲構鄒之麟謹白

劉良佐以帝至宿天界寺次日帝坐小轎入城首披包頭身衣藍袍  
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以其信任馬士英  
阮大鍼等而囚禁東宮等事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轎而馬至內  
守備府見豫王叩首豫王坐受之命設宴於靈壁侯府坐帝於太子  
下趙之龍等八人侍宴樂戶二十八人侑酒半豫王向帝曰汝  
帝自有子汝不奉 遺詔擅白稱尊何居又曰汝既擅立徒聽奸臣

報復私怨不遣一兵討賊於心何安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  
難逐來汝既不讓位又轉展磨滅之何為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  
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汗流沾背終無一語席散金羈候  
於江寧縣署與太后及妃同一室豫王令舊臣往視惟安遠侯柳祚昌  
侍郎何楷視之帝嘻笑自如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

下令髡髮趙之龍先刺魏國安遠永康靈壁臨淮射馬薜督元等以  
漸刺訖文官惟李喬姚孫傑先刺

豫王出示各城門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  
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耻官負  
先刺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  
豫王命錢謙益兼吏部尚書

上江提督朱大典歸于金華劉孔昭逃阮大鍼劉洋清詣營投降  
丁未安撫黃家萬至蘇州巡撫霍達巡按周元杰知府陳師恭固知文  
王輔推官萬適長洲縣知縣李寶吳縣知縣吳夢白等皆逃

霍達於北兵渡江後到任泊舟河干不入城令大閘六門緝婦女出懸  
錢謙益既投誠於清以招降江南為已任致書督撫及仰仲軍勸降  
有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等語屬門下客周荃同家萬充安撫來蘇  
時官府皆遁士大夫爭入山家萬等入城民皆執香以迎城中大姓亦  
有設香案於門者

鎮江監軍副使楊文驄殺安撫黃家萬

文驄率餘兵五百自鎮江南奔追蘇適太監李國輔亦至乘不意猝  
入城執家萬數其罪殺之周荃聞風先逃文驄遂自行巡撫事

豫王調兵八萬下蘇杭

六月清兵入蘇州監軍副使楊文驄逃長洲諸生顧所受死之

清兵入蘇一役虎丘黃花涇一從楓橋出橫塘一從高板橋出澗涇大  
帥貝勒駐師閶門外白雲菴令士紳朝見皆行四拜禮遂統兵入杭命  
侍郎李廷幹同降將上國寶鎮蘇州授原任通判徐樹藩署太倉知州  
事舉人王鄧李楷等著嘉定武進等縣知縣顧所受者長洲老儒人稱  
東吳先生聞變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而  
宮場地免使忠魂弄濁渠又書几上云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謀實不  
忍為被髮左衽之人遂往學宮自經為學役所覺乃赴水死

清兵入杭州馬士英逃

潞王率浙江巡撫張秉貞左布政使吳儼臯督糧道副使王敬錫杭

嚴兵備副使吳簡思水利道副使錢志騫等迎降

士英王抗擬復奉立潞王王堅拒不可及貝勒至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抗遂身詣其營請勿殺害士民貝勒許之按兵入抗布不易肆

閏六月辛卯離髮令下壬辰在籍少詹事徐沂死之

先是沂致書親族云前月六日之夕弟將引決於庄舍為庄奴所覺志不能遂今紳士欲郊迎貝勒乃弟臨大節之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以見 先帝於地下見先人於地下其在後之人則三位長兄與吾以發表兄善視之至是聞離髮之令貽書友人云先有數行並諸兄其時以郊迎為不可也今貝勒未至而離髮之令已行嗟乎屈膝不可也祇疑其可乎江萬里吾師也特予不入城雖有圍亭止水而不能不死於路耳惟諸同志為弟明此志焉是日從山中移舟虎兵月下沽酒獨飲畢

從容赴水死諸生放獻臣避兵獲漢家人有刺髮往者見之號慟三日不食死叔父中書東宮時高陽城閉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遺筆有僅保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

以在如集項夷山殉難

北使至紹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右僉都御史祁彪佳等死之

清帥傳檄至紹興紹興遣人投降彪佳知事不可為投河死宗周則絕粒死其言曰非難自刎投淵也但此身不得全而歸之不可以見我父母且宗周將死有諸生王玄赴者貽書相勸彪佳甚激切又有潘集者尚未入泮亦隨宗周殉難

馬士英伏誅

士英渡江後黔兵逃散乃潛居天竺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數其罪惡誅之剝其皮實之以巾用快衆憤時人有以周馬作對者曰

周延儒字玉純先賜玉後賜純。繫延儒之頭宛同孤狗之斃馬士英  
號瑤州家藏瑤腹藏州。畏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類。

明士英至是一再逃矣彼既以逃為上計將宇宙之大何他不可構難  
而孰知擒之以獻者即其自衛之家丁也前再書逃此書伏誅以見  
包藏禍心之賊天人之所必誅斷無有倖免者可以為來世永鑒矣

長洲諸生陸世鎰首倡集義于陳湖

世鎰字兆魚世居陳湖以富稱先是有十將官者聚千餘人屯陳湖中  
兆魚慮其為亂亦屯聚千餘人名為犄角實用防邊時下令斃髮鄉  
民驚惶殊甚十將官因以言煽誘之鄉民益懼適府縣差催馬州者  
挾以兵勢索需倍於往昔鄉民皆泣。思亂十將官因民之泣。也逆  
殺其人而焚其舟揭竿稱變邀兆魚與同事時城中富家大室皆避



其水鄉為人孱順火矣於是集義者四起或以劫掠財物為事惟此  
魚則盡毀其家以集衆數十萬金之產盡指以供餉又嚴禁部下不  
得擄人家一錢一縷犯者必殺毋赦時同舉義者兵部主事吳希淵  
出戴之傷等後或投誠授職或洗而為盜此魚見大勢已去竟輒然  
長往弄妻子不顧

太湖義兵起以黃夢為主夢故水軍總兵也

癸巳城中義兵起時陳湖所部有被獲下獄者伏力士劫之以械擄舉  
火為號於是城中爭奮起相與焚北察院及巡撫公署李廷齡土圍寶  
俱歛兵屯於南園城中大姓各設酒食以犒義兵然兵皆徒手未組戰  
陣又無火器原任守備魯之璵將若米或聚衆湖中的期克復若米不  
應之璵獨率千人入城與北兵戰於南園衆潰不能支死於荷門陽山廟

側陳湖勇士章志試亦死焉

松江嘉興嘗熟崑山嘉定江陰俱集義城守

松江先有指揮嘗某者集義救安撫吳東坦願乃歿而適括郡人金錢  
助餉郡人苦之乃共致請原任兩廣總督沈猶龍為主嘉興則推吏部  
尚書徐石麒編修屠象美為主新任兵備吳簡思聞變從水甯逃  
出嘗熟先係原任知州嚴杖為主既而總兵何沂擁宗室某至執械欲  
誅之僅而得免嗣後何沂為主崑山則推前任知縣楊永言為主嘉定  
則推在籍右通政侯炯曾為主江陰則諸生許用及典史陳明邁為主各  
集衆城守暨大明旗號

徽州紹興金華等處各舉兵城守

鄭遵謙新北使于江上奉魯王為監國迎入紹興居之

遵謙者大同兵備鄭之尹子也與給事中熊汝霖江西金事孫嘉績  
同起義於餘姚率眾至台州迎魯王台州鄉紳陳函輝戈夏卿共集  
衆擁送魯王至紹興奉為監國斬北使取其血祭旗上江總督朱大典  
亦起義於金華遣其孫廷上表勸進張國維亦起義於東陽遙為聲  
援起原任大學士方逢年行宮辦事調總兵方國安守嚴州隨調兵  
復富陽縣徽州則原任御史金聲同武進士黃奎集義得萬餘人分  
守昱嶺等處阻險自固

丙申城中義師潰時舊總兵吳志葵屯營黃天蕩郡人張勛勸之入  
城救援不應於是諸師各為獸散有頂紅僧戰甚力手殺北兵數十人  
當十六夜月食李運齡令兵潛出齊門從轟口繞出望亭奪糧舡據之  
繼掠許墅至楓橋而北兵在城中者亦焚殺胥盤一帶計城內外死者

幾及萬人河水經旬猶不可食潭東李伯含素以武事見推及是率眾至盤門遂墮水死人咸惜之

有宋旦者祖為朱鸞人稱白氏先生著有述文書法一書極意表揚遊國諸忠義者至是聞變旦歎曰當時我祖作者忠於 達文帝我今舉義忠於 高皇帝雖死猶生也遂拜母訣別而出往太湖說黃裳諸帥皆不應復貽書位吳志葵亦不應乃同西山徐雲龍等薄胥門北兵衝突而前雲龍斬甲走其弟召遠僧景賢皆戰死旦亦遇害

清兵入甯熟諸生徐守質等死之

降將洪某率兵攻甯熟何沂先期潛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能支遂各散去徐守質母病不能逸兵至母與妻俱投身死守質與兵格鬪死徐市徐懌聞城破歎曰我家世科第真無一

義士即通別親族題壁云不敢立名後代但求請卹答先朝衣  
半自繼項志寧方食餅聞城陷墮餅於地視吭不食死諸生蕭某妻  
許氏為兵所掠痛罵不受汙兵怒縛之梏吏解之

清兵圍崑山徐開禧開城門迎降在籍編修朱天麟南走福建

諸生朱某

崑山巨族甚多皆輸餉願死守諸生朱集瓊徐開弘等勸守甚力復

邀老將王公揚主戰事公揚年七十曾悍不減少年至是清兵東攻  
被圍十餘日公揚力戰死天麟方約開禧及諸縉紳給發兵糧開禧  
已預通款於清遠開城門納清兵入開禧者先帝戊辰首科進士  
任臨武知縣中戌考送復邀先帝破格特恩拔授翰林者也天麟  
聞變狼狽走江西後聞陸武即位復走福建集瓊開弘俱死亂軍中  
諸生陶煥募死士三百赴援中途聞城破自刎仰紳士民男女死者

以數十萬計舊令楊永言潛匿民間得免

### 清兵圍嘉定

秋七月清兵破嘉定在籍右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澤耀等死之

峒曾等備義城守清兵初來攻峒曾令焚其舟既又來攻預斷一石橋而  
走之不即斷清兵過橋傾壓死者數十人有某將者侯黃二公敦  
請以訓御兵其人勇悍善聞手揮鐵簡前後擊數百人後中矢如帽  
毛以死七月初三降將李成棟復糾太倉之兵以東東西兩門齊攻  
火炮擊城中無虛刺薄暮忽大雨如注怪風暴起城上遂不能張燈  
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穴城而守者弗覺也初四黎明成棟置砲於  
地穴中砲發震城一隅崩鐵騎直踴而上御兵不能禦城遂陷峒  
曾急歸拜家廟赴池水死成棟撈其尸斬首以殉數長子玄演被數

十刀以死次子玄潔亦被殺有曾朱某者悉出家財僱軍城破誘家  
人盡登一舟自沉諸生龔用圖用廣妻復聞張錫眉夏雲蛟盧金昌等  
皆死之澤耀與其弟潤耀赴僧舍題殉節詩於壁弟曰崇已死矣尚不能  
尚不能忘殉節名耶遂同縊越數日親友收其尸面如生

庚申太湖兵潰黃蜚擁益藩樂安王屯颯湖中然無遠圖惟搜捕  
雜聚人及沿村打糧而已民甚苦之己未清兵數百騎隸吳山趙堯奉  
黃兵方集木清聞風俱遁黃蜚遂入泲河庚申清兵復至鄉民被殺者  
數百人

李成棟繫吳志葵黃蜚于泲河俱擒之以歸

清兵入松江在籍兵部左侍郎沈捕龍原任吏部主事夏允彝死之  
清兵入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死之

猶龍既從事即斥遂嘗指揮聚集紳士民為城守之計舊總兵吳志葵率水師營於湖河中與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皆至議時懷玉與志葵不合志葵故設端以難之懷玉憤然起曰府城恐大恐我提督金山衛吾當死守誓不使北兵得近衛城一步懷玉遂往金山志葵仍歸湖河李廷齡將繫松令北兵潛匿舟中命中書董廷對為間假以探沈為名實納北兵也眾知其謀迫斬廷對於青浦廷對尚書其子孫也適謝某者製造軍器往城中交納沈令開南門納軍器舟入忽報黃蜚兵至皆以紅布羅首內一兵紅布散脫則辨髮儼然眾喧呼北兵入城矣沈遂東走北兵尾之而行甫出東門沈左肩中一箭遂死於濠下松城既克廷齡令小將張某攻金山衛侯固守不動有北將綠城而上侯立手刃之如此數人乃止後李成棟復以文軍助之侯



竭力死守相持者三日乃破侯猶巷戰至死罵不絕口其長子被擄  
極口詬罵北將怒甚即殺於中途時廷齡下令勒諸紳進謁袁允彝  
拒不往其允道之終不可其允曰汝終以為不可者惟有死耳允彝  
乃自投於池中

清兵圍江陰歷閏六月至八月破之典史陳明遇前任典史閻應元諸生  
許用及訓導馮某中書戚仲等死之

六月新江陰知縣至下兒髮之令閏六月一日諸生許用倡言於明倫  
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未幾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一室四  
城內外應者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開庫給之隨執  
守備陳瑞之搜緝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嫻武事兵推毅為將邵  
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帥水師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周從西

門牆既而敗績時清兵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立給銀  
五兩徽商程璧入城盡傾所有與明遇充餉而自往黃吳志發處求  
援黃吳不應程遂視駭為僧是時叛僕四起大家咸救死不暇清兵  
首掠西城旋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清兵焚東城大劫城外富室康  
公帥鄉兵與戰殺清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清兵所獲不屈死周瑞龍  
掠舟而逃康公不知下落明遇乃迎舊典史問應元為將帥鄉兵擁之  
入城清兵四散焚劫鄉民遠竄無復來援者清兵始得一意攻城城中  
竭力備禦清兵箭射如雨城內取鍋蓋為蔽以手接取日可得箭三四  
百枝一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長鎗刺之將以口納鎗奮身直躍一童  
子以刀刺其喉殺之尸墜城下又一將周身束以利刃以大釘撞城牆  
緣而上城內用火鉏擊殺之清兵日增休君山為營下瞰城中城內

連砲擊之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江素善弩發弩中人面日輒斃陳瑞  
之：子出已意製木銃從城頭擲下火發銃裂人立斃應元復製  
鐵槌能於城外取人百不失一又製火球火箭之類清兵畏之降將劉  
良佐純兵來助設牛皮帳自衛城內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  
十方菴令菴僧陳說利害城中勿為動良佐策馬自臨城曉喻應元罵  
曰我一典史卑官耳死何足惜汝沒朝廷封爵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  
何面目見此方父老言未畢良佐急掩耳而走明過日坐臥城上與民  
同甘苦民咸賴為死無悔時松江新破李成棟等盡帥所部至江陰  
縛黃斐吳志葵於十方菴令作書招降斐曰吾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為  
清兵驅之臨城下斐無言志葵勸衆登降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  
為人所縛自應速死何用多言時清兵輦砲絡驛而至發砲無虛刺

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僅立不仆又一人背胸洞徹而直  
立如故有清將坐十方菴後城上發砲中之立斃八月之望慮元以  
中秋節令守城者輪蹄賞月而自携酒登城隅四望唱歌許用作五  
更曲令諸善謔者高聲齊唱城下聞者悲怒相半亦有激烈感慨者  
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清兵從煙雨溷雜中潛踰入城開門  
納師民猶巷戰有韓姓手格殺三人始自刎男婦死者城中并皆滿  
泮池及孫郎中池盡尸數重陳明遇閩門投火死閩慮元投水被  
執大罵不屈死訓導馮某冠帶縊于明倫堂有中書戚仲者家於青  
陽入城協守城破大書于壁曰城歟死此歟之妻若女子若媳若死此  
與許用俱閩室自焚黃雲江素善於駐歌城破後獨携一胡琴以出  
人莫識其為哲師也

清兵下陳湖陸世倫奔湖州諸生劉空死之

蘇州提督吳勝兆甫履任即統兵下湖世倫走湖州山中戴之偽等皆降清兵入嘉興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兵部主事錢棟死之

石麒等既集義城守迎鎮將陳梧為帥軍聲頗振清兵未攻梧率眾禦之三塔大敗精銳皆盡石麒知事不可為自縊于書室中其僕祖敏徐錦俱從死錢棟投水死清兵至屠僦一空鷄犬無遺屠象鼻為亂民所殺洞庭西山民兵清黃營散後餘眾聚西山擁楚藩通城王行大將軍事而山中無糧軍政不立僅恃一徐雲龍而氣已衰城中聲言大兵將下西山眾遂縛同事蔡象坤以獻王國寶殺之其勝兆統兵至西山受徐雲龍等降安撫而還

豫王班師以帝及潞王太子北行前使臣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等死之

正月劉英及曹遜金鑣入訊踰垣得見懋第發疏令金鑣偕都司楊文春赴南京奏之及至而南京已失守矣其在太醫院也內院洪承疇謂之懋第曰鬼也承疇松杏陣亡 先帝賜祭加贈九壇錫蔭子謚文矣今日安得更生李建泰亦來謁懋第曰汝受 先帝寵饋不能殉國降賊又降清有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謁者皆受罵而去漢臣亦憚見之江南陷信至懋第題詩曰峽圻曩傾竭路迥片雲而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至是以江南平再下令髡髮副將艾大選首髡如今懋第立杖杖之捕下刑部獄懋第四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可達殺我次日鐵騎擁入內朝懋第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云何吏部陳名夏曰為福王來不可饒懋第四若非中 先朝會元榜眼者乎今日有何面目坐此

侍郎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止有一死何必多言攝政王揮出斬之趙開心將為之請同生者掣其福而止懋第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戮劊于楊某湯注叩首而後行刑懋第既出開心始行啟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馬紹愉率所隨將士悉斃髮降參謀陳果及武弁王一斌劉統王廷佐張良佐俱不屈同日遇害 弘光之北也肉袒皆隨行韓贊甫自樓墮下折足不死北軍并之以北中途不食死

懋第拘囚太醫院與先信國小樓何異其與洪李二公相詰問與先信國者倫呂文煥等何異其與剛榜二公抗拒不屈與先信國見博羅長揖不屈何異其却金侍郎與廢之說而端坐受戮與先信國却張弘範任元之說而從容弒市何異已就刑而攝政王傳免不及

與先信國已赴義而元世祖喻赦不及何異既死矣而王一城等皆  
同殉難與先信國諸客部瀝劉子俊等倡義追隨鼎鑊不避何異  
是故繫之於北行之下者見其心乎本朝也車駕一日未北懋第本朝  
之心一日未斬也詳書其官仍正其名曰使臣者嘉其不負此行也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如懋第方稱其選也曰死之者著其節也君存與  
存君亡與亡舍生而取義其平生素所自矢也若懋第者於為人臣之  
道盡矣詳其事賢懋第也

冬十月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統兵官南安  
伯鄭芝龍左都督鄭鴻達及都布按三司道府文武等官擁立唐王即  
皇帝位于福州府改元隆武

弘光登極盡赦諸罪宗在高牆者唐王因得出旅泊京口清兵渡江



鴻遠擁之而南遂邀訂肯堂芝龍等備法駕迎唐王即皇帝位改  
稱隆武元年遷尊弘光為聖安皇帝以布政使司為行宮居之大教  
諭功行賞芝龍鴻遠俱晉封為公起擢肯堂為吏部尚書春枝為  
兵部右侍郎召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於家加太子太保行宮辦事  
三司道府文武等官優陞加級有差以芝龍子成功為左都督賜國  
姓提督御營軍務以原任知府吳震交為戶部右侍郎總理軍餉以  
陳謙為總兵官鎮守衢州命御史陸清源安撫江浙二省陸和縣趙  
玉成等為吏部司官行人王景亮等為御史即命景亮巡按浙東  
軍前監紀授錢邦芑等為給事中遣官安撫兩廣雲貴等處建立  
大小九卿等衙門選補各官供事

聖安皇帝 太子潞王古問至南十二月監國魯王遙上帝謚曰報皇帝

太子謚曰悼皇帝路王謚曰潞閔王

右按弘光帝即位僅及一載而其局凡三變其始也雖未見馬革裹尸之實而時申彘土綱繆之訓此一局也既而貴陽之禍水延入紹寧之蔓州叢生又一局也最後則馬鹿之奸憤盈象口而晉陽之甲氣奮同仇其局愈變其事亦愈逆所以然者則以安樂雖武侯不能輔而衛瓘之撫床真可惜也竊不自揣纂述之外借用發明而或者謂是非雖存空言真補足又不然昔春秋之世亂臣賦于遍天下幾不知君臣父子為何事孔子取魯史而筆削之奸國者有罪篡弒者有誅孟子推尊其功以周之東遷為一亂以春秋之作為一治直舉以典高周公並列即以己之正人心距揚墨繼其後胡康侯氏表章春秋復推孟

子之功謂不在高下空言之所繫固若是重哉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  
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嘗也是故物我交引隨世遷謝者其幻而幾  
希獨存亘古不磨者其嘗大官大邑印紫綬者者其幻而窮理  
盡性棟屋漏而質鬼神者其嘗甚者嗚呼風生成福任意喜加膝而  
起推測孔光之徒望塵遠拜思邀餘矜以示榮寵者其幻而剛大之  
氣塞乎兩間直可薄日月而奉天地者其嘗又甚如操之詐誣之奸  
槍之狠似道之賊華歆之徒稱功頌德代掃除而効首功者其幻而惟  
是滄泊明志士卒忠孝義盡而仁至者其嘗遜於幻則愈趨愈下勢  
不至冠履倒置人禽易位不止守其嘗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將是非  
明而好惡審廉耻重而禮義興邪區廢其精者乎紫陽嗣康侯而  
作綱目嗚呼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閻逆伏誅疏

欽差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閻逆死確有實據閻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閻逆肆亂逆我

先帝臨我

神京罪通於天一旦刺死九宮山差紆神人之憤奉

旨何騰蛟著吏部先行議妥速叙仍著將職賊情形聞賊首級真否該撫詳察奏解若果的真昭詔格叙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閻死非真而臣諂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欺也欺則臣罪當死閻死果真而閻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閻死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閻勢實強閻夥實衆何以死於九宮山圍練之手誠有其故閻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臣請為 皇上陳之

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闕逆因在兵南逆勢必窺楚  
即飛檄遣臣傳上瑞章曠推官臣趙廷璧姚結舜咸寧知縣臣陳  
鶴齡等團練鄉勇以待闕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雷而連旬闕逆  
困於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闕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  
不見闕心驚疑懼清躡其後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連臣盤  
踞湖南耳天意亡闕誕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  
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秦將張雙喜係闕逆義勇僅得馳  
馬先逸而闕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御兵殺死下馬  
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闕餘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却猶誤  
於湘陰撫袁宗弟蘭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墟無不  
衆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祇隸亦無不衆口同辭也張

參將文駐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道閩逆之死狀嗣後大行勅  
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誣死於鄉兵而  
鄉兵初不覺也使鄉兵覺其為閩逆氣反不壯未必逆能剪滅而  
致擊刃之交加為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逼君破都之氣絞逆成烏  
啄獸燬之內餅亦可以謝先帝矣自閩逆死而閩二十餘萬之衆  
初為閩逆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逆就戎索於臣閩逆者不  
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偽侯偽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  
縱自如也伏乞 皇上祭告 九廟祭告 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  
十年之劇寇一旦天亡於九宮山以慰 二祖 列宗之靈以快普  
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 明旨所云察實昭詔格議實是徒滋舉  
朝之議而重徵臣之罪臣惟有灑血於 先帝而已而奏委無一毫

數儲可任諱惶待

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具奏